“人机命运共同体”如何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孙宗岭
（临沂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0）

摘要：作为新质生产力核心动能的人工智能技术，在与人类劳动的深度融合中一方面助推着生产力的质变，另一方面引发了就业结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社会不平等诸多挑战。面对人机关系从对立到互补的技术演进态势，在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理论资源映射中，人机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对传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数智化形塑，更是对数智时代人类解放理想的再度呼唤，需要基于技术、伦理、法律三维路径积极构建人机命运共同体。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人机命运共同体可以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公平与合理，优化全球生产要素配置的三维场景中实现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大赋能。

关键词：人机命运共同体；新质生产力；马克思主义；人机关系；数智时代
中图分类号：F49; 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25)05－0492－09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40619295

How can the “Human-machin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Em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 Perspective from Marxism

SUN Zongling
（*School of Marxism, Linyi University, Linyi 276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its deep integration with human labor, on the one hand, contributes to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productivity; on the other hand, it pos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ose in employment structure, 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and social inequality. Faced with the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trend of human-machine relations from opposition to complementarity, the human-machin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s not only a digital shaping of tradition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but also a renewed call for human liberation ideals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build a human-machin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path of technology, ethics, and law. In this way, the human-machin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can achieve strong empower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 three-dimensional scenario that promotes the

收稿日期：2024－06－19
基金项目：山东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面上项目（2024ZSMS2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045）
第一作者：孙宗岭，男，讲师。研究方向：人工智能基本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E-mail：745916558@qq.com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ensures fairness and rationality in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optimizes the allocation of global production factors.

Keywords：human-machin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Marxism；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数智时代，随着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一种全新的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正在浮现，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生动预示着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在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的现实进程中，人机关系正在被给予重新定义，形成了一种"人机命运共同体"。把握新质生产力，理解人机命运共同体，探索构建人机命运共同体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价值，成为数智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研究的重要理论任务与实践要求。

一、生产力形态从传统到新质：生成、本质与风险

随着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然迈入新的生产力变革时代，"新质生产力理论科学揭示了数字化时代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1]。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数智时代实现着生产力形态从传统向新质的转变，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革命的核心动能，在推动经济社会向更高效更智能的方向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经济与社会风险。

（一）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质变"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与旧的传统生产力有所差异"[2]。工业革命以前，生产力主要依赖于人力和简单的工具，这限制了生产效率和规模。随着蒸汽机、电力和内燃机的发明，人类社会开始步入以机械化生产为显著标志的工业时代，但这一时期的生产实践仍以物理性劳动为核心。20 世纪后半叶，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信息处理能力，奠定了人类社会生产力从"传统"到"新质"的迈进历程。21 世纪以来，现代信息技术、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质变"。新质生产力的兴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这一转变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组织形态的根本变化。

第一，生产力从"传统"到"新质"的演进体现于技术维度的转变。在传统生产力形态中，技术主要体现为机械化设备，如纺织机、蒸汽机等，这些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效率，但它们依旧需要人工操作和监控。现代信息技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了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转变。例如，智能制造系统能够自动调整生产线，提高生产效率和灵活性。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为决策提供支持，而物联网技术使得设备和产品能够实时交换信息，从而实现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生产和服务。第二，生产力从"传统"到"新质"的演进体现于组织维度的转变。在传统生产模式中，组织结构通常是固定和层级化的，以人为核心，突出强调劳动分工和手动操作。新质生产力时代的组织更加灵活和扁平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使得决策过程更加依赖于数据和算法，减少了人的直接干预，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促进了更加个性化和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的发展。第三，生产力从"传统"到"新质"的演进体现于产业结构维度的转变。传统的经济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导，重工业和轻工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服务业、信息技术行业和创新型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模式的出现，体现了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应用，不仅促进了新产业的发展，也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持。

（二）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新动能的生产力革命

当前，中国正处于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并迅速发展的"狂飙时代"。"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在信息化、智能化社会中，随着科技创新的提质增速和高端产业的勃兴融合呈现的高级形态"[3]，"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脑力劳动的替代和解放"[4]。

2024 年 3 月 5 日，李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人工智能+”上升为一种战略行动，意味着我国正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形成以人工智能为引擎的新质生产力。因此，新质生产力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新动能的生产力革命。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不仅在效率提升、创新驱动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且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首先，在传统生产模式中，许多任务需要大量人力和时间来完成，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复杂的数据分析任务，而这些任务在没有人工智能技术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数天或数周才能完成。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如预测性维护，可以通过分析机器数据来预测设备故障从而减少意外停机时间，提高生产线的运行效率。在金融领域，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快速分析市场数据，进行风险评估，提高决策速度和准确性，增强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力。其次，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效率，还推动了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创造。人工智能超越了简单自动化，它能够学习和适应，从而创造出全新的产品和服务。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创新应用，如辅助诊断、个性化治疗方案和药物研发，正在彻底改变医疗保健行业。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不仅创造了新的交通工具，还有望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提高交通安全和效率。最后，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导致了传统行业界限的模糊，促进了跨行业融合，形成了新业态与新模式。这种跨界融合不仅开辟了新的市场机会，还加速了技术创新应用。通过有效整合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通信等前沿技术，智能家居系统可以学习用户的日常行为习惯，自动调整家居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零售行业，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如个性化推荐系统等，改变了零售业的运营模式，提高了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同时优化了库存管理。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经济与社会风险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引领着中国经济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一方面，这些技术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也重塑了工作方式、商业模式和社会结构。另一方面，随着这一生产力形态变革的加速推进，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风险逐渐浮现，挑战着传统的管理和治理模式。

其一，从就业结构方面来看，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正在改变劳动市场格局，“其快速发展带来劳动力就业的多重效应”[5]。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导致了大量传统岗位逐渐消失，尤其是那些重复性高、技能要求低的工作，如制造业的装配线工作、客服支持和部分行政职能更容易被机器人和智能算法取代。虽然新技术也创造了新的职业机会，如机器学习工程师、大数据分析师、云计算专家等，但这些新岗位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较高，转换难度和成本不低。这种转换过程中可能出现技能不匹配问题，导致部分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加剧了就业市场的分化。这种变化带来了当下劳动力市场的极大不确定性与深刻挑战。其二，从数据安全和隐私方面来看，在数智时代，“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既是新质生产力生成中的劳动对象又是劳动资料，数据要素的流通交易是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根本前提”[6]。然而，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数据的高度依赖也引发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严峻挑战。数据泄露不仅威胁到个人隐私安全，也影响到企业的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机构信息被数字化和联网处理，这极大地增加了数据被非法访问或滥用的风险。同时，大数据分析技术的进步也使得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更为隐蔽，给个人隐私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此外，跨国数据流动的增加，也使得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面临跨境治理的难题。其三，从社会不平等方面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推动的生产力提升往往使得掌握新技术的个人和企业获得超额利润，“为少数企业主及高管所攫取”[7]，技术边缘化的群体则面临收入下降的现实风险。数字鸿沟是加剧社会不平等的另一重要因素。在我国，数字鸿沟“逐渐由传统的接入鸿沟向技能鸿沟、使用鸿沟、算法鸿沟、群体鸿沟等类型演变，其带来的

数字不平等现象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挑战”[8]，这限制了低收入群体和偏远地区居民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中受益，社会不平等风险加剧。

二、人与机器形成命运共同体：技术、理论与实践

数智时代，人与机器之间的互动逐渐从简单的工具使用转变为深度的命运共融。人与机器形成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技术与人的结合，更是生动的新型生产关系的体现。通过马克思主义视角的阐释，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人与机器形成命运共同体背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同样，构建人机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更需要伦理、法律等多个领域的适应与支持。

（一）从对立到互补的人机关系发展历程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机器”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机器技术的每一次飞跃都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机关系的重塑。人机关系本身充满着矛盾色彩，从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首次崛起之时直到当代，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人机关系都有其主要方面的特征，从主要方面来看，人机关系经历了从初期对立到逐步融合再到智能互补的三重形态转变。

回溯到初期对立阶段。在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期间，机械化生产方式开始取代手工劳动。这一时期，蒸汽机、纺织机等机械大量涌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同时也导致了许多工人失业，他们的技能和经验在新的生产体系中变得不再重要。这种变化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广泛不满和抵抗，如著名的“卢德运动”[9]。这一时期的人机关系主要是对立和冲突，机器被视为威胁到工人生计和社会稳定的因素。再忆逐步融合阶段。20 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世界经历了快速的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开始进入生产领域和日常生活。这一时期人们对机器的看法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机器不再仅仅是替代人力的工具，而是成为提高生产力、改善生活质量的伙伴。自动化生产线减少了对人力的需求，但同时也为人类创造了新的职业机会，如编程、系统分析、软件运维等。人机合作开始在一些特定领域展现出其潜力，例如在制造业、物流、初级健康护理等领域，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能够执行重复性高、危险或对人体有害的任务，而人类则负责监督、决策和执行更为复杂的任务。聚焦智能互补阶段。21 世纪的科学技术进步，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的突破，标志着人机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机器不仅能够执行预定任务，还能够通过学习和适应来优化自身的性能，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机器的决策和创造力可以与人类相媲美。例如，医疗诊断、股票市场分析、创意艺术等领域，人工智能系统展现出了惊人的能力，“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机关系正遭受革命性、颠覆性的冲击”[10]。在这一阶段，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和互补，机器能够承担更多原本需要人类高度智力的工作，而人类则更多地从事创意思考、策略规划和情感交互等工作，这种互补关系使得人类能够释放出更多创造潜能。

从对立到互补的人机关系发展历程反映了技术进步和社会变迁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既是推动变化的力量，也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人机在生产、生活中深度交互、协作共生的趋势不可避免”[11]，人机关系的互补样态将更加深刻并最终形成一种命运共同体形态。如何理解并构建人机命运共同体，事关数智时代人机关系是否能够真正走向和谐共生的未来。

（二）马克思主义视角的人机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认为，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人机命运共同体正是这一理论在现代科技环境下的具体表现。人机命运共同体既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蠡探，也是对人类解放终极理想的深度聚焦。

生产力由多重要素决定，例如“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2]53。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生产力的复杂性和多维性。人机命运共同体可以视为数智时代生产力的体现。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迅猛发展，机器已经成为现代生产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机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深入到生产力各个组成部分的核心：劳动者和生产工具（此时是机器或人工智能机器）。在人机命运共同体中，机器不再仅仅是生产工具的简单延伸，而是劳动者的亲密伙伴。这种共同体的出现，要求重新定义劳动者和机器的角色，以及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人类的创造力与机器的高效、精准结合，将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有着紧密关联。“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3]2-3 此时，必然会发生社会革命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变革。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取代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成为新的主导生产方式。同样，在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升，新的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形成。人机命运共同体不仅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高级阶段，而且也标志着生产关系的明显变革，即人类劳动者与机器之间的关系重塑。如何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建立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以人类解放为核心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必须奠基于生产力发展及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革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4]592。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得人类从重复性、体力或危险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创造性、文化性和社会性的活动，不仅能够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也为人类解放提供了广阔空间。在这一背景下重新思考劳动者的角色和地位尤为重要。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被视为生产过程中的执行者，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体力劳动和机械操作上。然而，在人机命运共同体中，劳动者的创造力和智慧将成为核心竞争力。通过与机器的协作，劳动者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和质量，还能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技能，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需求和技术革新，为实现人类解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三）人机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原则与路径

目前，人机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面临着多元挑战，特别是在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社会分配机制的变革方面。技术进步虽然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但同时也可能引发上文提到的就业结构、数据安全和隐私、社会不平等方面的风险。构建人机命运共同体，需要再度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汲取智慧。

马克思详细地分析了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角色。机器的广泛应用改变了劳动性质和过程。但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机器应用“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15]542。机器首先是用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资本家的利润的工具。这种对机器的使用加剧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因为机器的引入通常会导致工人的剥削加剧和工作条件的恶化。然而，马克思也看到了机器解放劳动的潜力。在马克思看来，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16]493，机器的这种潜力只有在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机器应用并不会自动导致社会进步。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于确保机器应用带来的好处能够普惠社会至关重要。这些观点为我们提供了构建人机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资源。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机器应用的双重性：它既有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和剥削，也有可能成为促进社会正义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力量。在机器应用的同时，需要进行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相应调整，确保机器技术的“红利”能够被社会各界公平共享。其次，马克思的思想提示我们，机器技术不仅仅是生产力的问题，还涉及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的问题。这意味着在推动机器技术发展的同时，应该注重人的教育、创造性劳动和个人成长，避免人类变成机器的从属或附属品。最后，马克思的分析揭示了机器技术、经济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复杂互动。在构建人机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跨学科的合作能有效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在构建人机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当深入挖掘和应用马克思的思想理论资源，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其一，关注技术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应注重人的需求和福祉，积极推动以人为本的创新。这包括积极发展能够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增强人类能力的技术。例如，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系统和智能辅助技术等，都是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方面具有潜力的技术。提高技术的透明性和可解释性，让用户能够理解和信任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这意味着需要开发可解释的人工智能模型，使得决策过程更透明，让人们能够理解人工智能的决策逻辑。提升公众对新兴技术的理解和接受程度，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社会对技术的适应能力，这不仅包括 STEM 教育，也涉及跨学科的教育项目，如数据素养等。其二，关注伦理道德。制定和推广全球性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如欧盟人工智能伦理指南、IEEE 伦理设计指南等。这些框架为人工智能的伦理设计和使用提供了指导原则，其中包括人权、公正、透明度、责任和隐私保护等。各国政府、行业组织及科技企业应建立伦理审查机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部署进行评估和监督。这可以通过内部伦理委员会、行业标准或国际合作等方式实现，确保技术的应用符合伦理标准。鉴于不同文化和社会对伦理问题的理解存在差异，促进国际的伦理对话和协作至关重要。这有助于形成更加包容和多元化的伦理标准，从而确保技术的全球应用关联到不同群体的需求和价值观。其三，关注法律制度。随着技术的发展，现有法律体系可能无法完全覆盖新出现的问题，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如数据保护法、人工智能监管法等，以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多元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技术发展和应用跨越国界。国际合作在制定技术标准和监管框架等诸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的合作，可以促进技术规范的统一，避免法律法规的碎片化。法律制度应确保技术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防止技术鸿沟加深社会不平等。这包括制定政策促进技术资源的平等分配，提高边缘群体对技术的可及性和可用性。

构建人机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多维度的挑战，涉及技术、伦理、法律等多个领域。持续的技术创新、伦理思考和法律完善，可以促进人类与机器的和谐共存，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同时，人机命运共同体不仅能够生动地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潜力，也深刻预示着一个全新的生产力景观。

三、人机命运共同体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7]。人机命运共同体提倡的不仅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性角色，更重要的是其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伙伴的战略地位。具体而言，人机命运共同体可以在以下三大维度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是为生产力发展注入智慧与力量，二是促进生产关系更加公平与合理，三是推动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置。

（一）为生产力发展注入智慧与力量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被定义为人类通过生产资料（工具、机器）进行劳动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人机关系正在经历一场质的飞跃，从传统的工具使用者与工具的关系转变为更加密切和协作的伙伴关系。而新质生产力可以理解为：“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由智能技术、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所形成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并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是数字经济时代居主导地位的先进生产力。”[18] 构建人机命运共同体可以为生产力发展注入智慧与力量。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的崛起，已使机器能够进行自我学习和决策，机器从简单的工具升级为“智能合作者”。智能机器人不仅能执行物理任务，还能通过持续学习优化其性能，甚至在制造、医疗和服务等领域独立地处理复杂问题。当人类的智慧与机器的计算能力、数据分析能力相结合时，生产效率和生产灵活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智能机器可以接替人类完成重复性高、危险性大的任务，而人类则能更多地投入到创新与决策的活动中。这种分工与合作的新模式，极大地提高

了生产效率。在制造业中，引入智能自动化系统可以减少人力需求，缩短生产周期，通过精确控制生产过程减少资源浪费和提高产品质量。例如，使用高级视觉系统的机器人可以进行质量检查，通过即时反馈确保产品符合高标准。此外，智能化水平的提升还体现在数据处理和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上。通过集成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可以洞察市场趋势和消费者行为，帮助企业做出更加精准的市场定位和产品开发决策。这种基于数据的决策过程，不仅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也使得整个经济体更加灵活。随着全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增加，如何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成为重要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在这一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通过优化能源使用和减少废物产生，智能系统可以帮助企业达到更高的环境效率。例如，智能温室可以通过精确控制水分和光照，提高作物产量同时减少水和能源消耗。人与机器的和谐共融不仅是生产力质的飞跃的体现，也是现代社会向更高效更智能更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的关键。这种进步不仅体现于生产领域，其影响力还渗透到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各个层面。随着智能化应用的深入，人机合作将变得更加紧密，生产力的提升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现出其深远的影响。

（二）促进生产关系更加公平与合理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迅速发展，生产关系即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经济关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传统的生产关系，如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管理层与基层员工的层级结构，正在被人工智能的介入重新塑形，向着更公平的方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需要新的生产关系与之适应”[19]，构建人机命运共同体可以促进生产关系更加公平与合理，并在此基础上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人机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对当代科技进步的认可，更是对生产关系变革的一次深刻反思和前瞻。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发生产关系的调整，而科技革命中的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必将促使现有生产关系朝着更加公平与合理的方向演进。首先，人工智能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能够显著降低生产成本，使得劳动者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进而提高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和整体社会福利。在这一过程中，科技不再仅仅是资本积累的工具，同时也是成为推动社会共同进步的重要力量。其次，人工智能的普及和应用，有望打破传统生产关系中固有的阶级分化和剥削现象。通过智能化的生产模式，生产资料不再完全由资本家垄断，普通劳动者也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和平台经济参与到生产和分配中，从而实现财富的更公平分配。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形态，将使得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使得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矛盾得到缓解，实现个体与集体的双重发展。最后，人机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更是人类社会走向共同富裕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这种新的社会形态中，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公平合理，将为人类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创造可能。人机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对人类社会未来的一次宏伟展望，它将人类从物质匮乏和不平等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人机命运共同体促进生产关系的公平与合理，不仅是对技术进步的响应，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一次深刻调整和理论升华。

（三）推动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置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强调了资本全球流动的趋势和市场的世界性[20]。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内含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而生产要素的合理有效配置可以推动生产力的更好发展。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构建人机命运共同体可以推动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置。

首先，人机命运共同体增强了全球资源的互通性与互补性。智能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使得数据、信息、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全球流动更加便捷。这种无形资产的跨国传递，不仅打破了地域限制，也缩短了技术扩散的时间和空间距离，极大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例如，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平台，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共享和技术合作，使得不同地区和国家的资源

优势得到最大化发挥。其次，人机命运共同体促进了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其全球配置可以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和跨国投资来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使得资本流动的风险降低，投资决策的效率提高，从而推动了全球资本的合理配置。同时，劳动力的全球配置也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变得更加灵活和高效。通过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方式，劳动力市场的地域限制被打破，全球范围内的人才流动和配置更加自由和高效，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再次，人机命运共同体推动了生产资料的全球优化配置。一般而言，生产资料包括原材料、能源、设备等，这些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对于提高生产力至关重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通过智能物流、供应链管理等手段，优化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例如，智能物流系统可以实现生产资料的实时跟踪和调度，提高物流效率，降低运输成本，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此外，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可以通过机器学习和自动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减少资源浪费，进一步推动生产资料的全球优化配置。最后，人机命运共同体还促进了知识和创新的全球化流动。知识和创新作为数智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全球化流动对提高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使得知识的传递和创新的扩散更加快捷和高效。例如，通过人工智能算法的优化和大数据的分析，全球范围内的科研成果和创新经验可以快速共享和应用，这极大地推动了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同时，人工智能还可以通过智能学习和自主创新，不断推动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提高全球生产力水平。

四、结语与展望

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灯塔领航下，文章探讨了“人机命运共同体”如何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人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解析当前由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驱动的生产力革命。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伴随而来的经济与社会风险。人机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了人类与机器的和谐共生，既是对技术发展的适应，也是对生产关系革新的必然要求。在这一共同体中，人工智能不再是人类控制下的冰冷工具，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活跃“参与者”。人机命运共同体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也是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

构建人机命运共同体，不仅是推进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重要选择，更是推动科技发展与文化理念更新和谐共进、确保科技发展与人类价值有机统一的重要探索。如何理解机器的角色和地位，如何评价与机器的互动，这些都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理念。展望未来，人机命运共同体仍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和实践领域。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人机命运共同体将成为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新模式，展现出一种全新的生产力景观，开创人类社会共同繁荣的新篇章。在这个既充满挑战又充满希望的新时代，每一次科技的飞跃和每一次理论的深化都是我们共同前行的坚实步伐。在技术、伦理、法律等多维度共同努力下，人机命运共同体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从而助力开启一个更加智能、更加公平、更加美好的数智新未来。

参考文献：

［1］　邱海平. 新质生产力理论的科学内涵及其重大创新意义 [J]. 财经问题研究, 2024(5)：3－14.

［2］　张夏恒. 数字经济加速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50（3）：1－15

［3］　蒲清平, 向往.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5(1)：77－85.

［4］　李增刚. 构建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制度框架 [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69(2)：79－91.

［5］　张元钊. 人工智能发展与劳动力就业如何兼顾?——兼谈典型发达国家经验启示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2)：45－55;168.

［6］　杨国强, 许明月. 新质生产力生成中数据要素交易监管的完善进路 [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1(3)：125－136.

［7］　朱富强. 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创造和分配——不平等加剧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J]. 财经问题研究, 2022(3)：

10 − 23.
[8] 董超. 我国数字鸿沟新特点对经济社会的潜在影响 [J]. 数字经济, 2024(3)：10 − 13.
[9] 谢榕. 从卢德工人、新卢德派到数字工人——技术批判的建构主义思路探析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2, 44(4)：80 − 89.
[10] 孙伟平. 智能时代的新型人机关系及其构建 [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0(3)：18 − 25;168.
[11] 崔中良, 卢艺. 劳动替代危机下人机关系的颠覆与重建 [J]. 江汉论坛, 2024(2)：61 − 69.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7] 习近平.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02-02(001).
[18] 何自力. 新质生产力理论的科学内涵和时代意义 [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4(3)：4 − 14;157.
[19] 周文, 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 [J]. 改革, 2023(10)：1 − 13.
[20] 闫婧. 扬弃民族国家: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新探 [J]. 社会科学, 2023(9)：25 − 34.

（责编：程爱婕）